



坊间纪事

## 每天教三个新字

□ 杨靖艺

西方有个美丽的传说,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思念,在另一个世界的亲人就一直在。每年的纪念日,他们都可以通过一道铺满鲜花的桥,回来看看自己的家人。如果这个世界已经无人想念,那才是真正的死亡,如灰飞烟灭。虽然,我的家人都不是善于表达情感的人,但我知道,大家一定都在思念爷爷,只是默默地,在心里。

记得我上小学时,每天回家都会把当天新认的字教给爷爷,他总是满脸笑容地看着我,无论我讲得对不对,他都不言语,认真听。我时常想,自己如今讲话时的自信,一定是从那时萌芽生发的。后来,我跟爷爷拉勾说定今后每天教他三个新字,等我毕业,爷爷也能自己看懂报纸了。这个承诺让爷爷开心了好多年,直到眼花了,看不清字了,还会时常回忆起这个故事。

那时的岁月好像真的很慢,没有其它交通工具,爷爷总是把我放在“大金鹿”的横梁上,带我出去玩。于是我对自行车产生了兴趣,非要自己学。也许是我平衡能力不强,学几次就摔几次,爷爷看着我磕破的膝盖,默默地把特意新买的车子收了起来,“咱不学了……”,在他心里,孙女会不会骑车不重要,摔着了伤着了却是了不得的事。

爷爷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,工作了数十年,是一位从来不向组织、向单位提要求的老工人。在我印象中,家里的事都是奶奶在“指挥”,爷爷总是不做事,默默地干着手里的活儿。小时候,家里用的菜刀、汤碗、茶缸、脸盆甚至褥子、板凳,我的九连环、七巧板玩具,都是爷爷亲手做的。有些比这没开始,睡一个北京四中的宿舍里,初恋还没开始,睡一个晴朗的觉。”

人近50,高晓松这次仿佛真的放松下来了,“他说,他只是来玩一会儿的,反正玩一会儿几天就走了,就该回家了。”记者如此描述他的状态,真好,说来,我们这帮70后,都是奔着50的年龄去了,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,在天黑之前回家,是多么轻松的心态。

我晓得高晓松送给了自己一个礼物,这个礼物的名义叫“轻”。不是减肥去油腻之后身体的“轻”,而是灵魂与生活真正实现吻合之后,舍弃内忧外患回归纯真的心灵之“轻”。有谁不愿意在16岁的早晨醒来,无忧无虑地一跃而起,跳进生活的大河畅游?

高晓松的朋友老狼,前段时间在微信上很活跃,这个被年轻人遗忘了的歌手,和一帮朋友在一间简陋的饭馆里吃饭,兴之所至,朋友们弹奏起了乐器,老狼手持手机拍摄并演唱了一首他的老歌《美人》……那种动心,年轻人会懂吗?曾经年轻的70后会懂。

老狼和他的朋友们,在餐馆里玩音乐,像一群孩子一样,没有媒体偷拍,没有粉丝尖叫,视频发到微博上,甚至也没有多少转载……流量时代的一切浮躁与虚假,都与他无关,老狼也把那份名字叫“轻”的礼物送给了自己。

说到礼物,今年我得到来自一位朋友的评价,“没想到你还挺会给人选择礼物的”。

送礼物有什么难的?除了送给女人与孩子的礼物,给朋友中的老男人也送了几次礼物,一份是一个宝丽来相机——没错,就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一次成像相机,只不过颜色选了黑色而不是粉色,朋友很喜欢,和他的女儿拍了很多卖萌的照片。

一份是“大礼”,一个来自日本的沉重的工艺铁壶,日常可以烧水喝的那种,据说铁壶烧出的水可以比100度高出两度,适合煮泡普洱茶,我把这个很“养生”的信息告诉朋友时,他眼睛一亮,说这个好,可以把家里的电热水壶扔了。

一份是一束生日鲜花。男人之间不能送鲜花吗,完全可以,看到收到这束鲜花的老大哥开心地拉着人拍照,我知道这个把

当讲起他的革命故事来就会滔滔不绝。解放战争时期爷爷差一点被国民党抓了壮丁,后来他趁夜跑了,而他的哥哥没有跑成。后来,兄弟两人一个跟着共产党打江山,一个随着国民党去了台湾。爷爷说,他当年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员,还帮刘伯承元帅牵过马,还在战场上立过二等功。为了打通敌时通讯联络,他的好多战友前仆后继地倒下了。最后是他把电线缠在身上,冒着枪林弹雨,急速滚下了坡地,完成了连接设备的任务。我好像听神话一样听着这些故事,虽然当时家里的大人也打趣过,质疑过,但我一直深信不疑。每次爷爷要讲他的英雄故事,我就像第一次听一样,听一遍,再听一遍,那些话语直到现在还会在耳边回响。

之后的岁月变快了,我回去看望爷爷的时候也少了,学习、工作,各种事好像都很重要,都很紧急。从挣工资开始,每年我都会给爷爷搬几盆花回去,直到有一年,爷爷跟我说“不要再搬花回来了”,他背对着我喃喃自语着,“养不了了,养不动了,别可惜了……”我才猛然意识到爷爷真的老了许多,他的脚步愈发蹒跚,岁月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沉的纹路,还有莫名的哀戚。人是不是都会如此?再后来,爷爷越来越不认得人,越来越沉默不语,几乎唯一的说话,就是问我奶奶,“你吃没吃饭?你饿不饿?”有时候还会硬要喂她吃饭,不停地往她嘴里塞食物。那次,因为奶奶感冒去医院治疗,两天不在家,爷爷越来越焦虑,越来越担心,几天后爷爷住进了重症监护室,再也没有回家……

可生活还是在平静地继续着,只是在宁静的夜晚,脑海里常会浮现出最后一次见到爷爷的场景: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,那是小时候扶我学骑车,给我做玩具的大手,粗糙但如往常般温暖。我趴在他耳边:“爷爷,快点起来吧,奶奶感冒已经好了,等我们回家呢,有没有记得我答应你的,每天要教三个新字,还没学完呢……”爷爷的大手微微握了我两下,然后缓缓地放开了……



心灵小品

## 父性脊梁红海湾

□ 黄刚

携一身咸腥的海风归来,无寐。旖旎满眼,涛声依旧。铺展地图,纸上,红海湾蜿蜒成一张待箭欲射的弓弦。这条遒劲坚韧的弧线,勾勒出古铜或者赭褐色的男人的脊梁,跃跃欲试,摩拳擦掌。

红海湾,一个标志,一种象征。赤色的、刚健的、不屈的、彪悍的、父性的。此一切,属于海陆丰。

那左右延展,坚实悠长的海岸线,是男人紧抓大地,围护子民的长臂。那一块块迎遏巨浪,凸出海面的嶙峋礁石,是男人偶现峥嵘潜蓄力量的筋骨。大风起兮,一股浓醇、强劲的雄性荷尔蒙味道扑面而来:外溢生命的劲健、剽悍的英姿、不竭的力量,发自广袤无垠的大陆架的深处。蜻蜓群舞,鸥鹭鸣天,大鱼潜底,礁岩碎浪。红海湾的上空,接踵而至的舞蹈和唱和,演绎、荡漾着雄浑的海之东、海之韵!

半岛如巨坝,楔入那片静躁相宜的蔚蓝。一侧,秋风卷起千堆雪;一侧,波光粼粼如勇士。卷起千堆雪,剑弧包孕着勇毅和张力;淡定如处子,感受到大山的沉稳与自信。风拂烽火台,涛和心中潮。瞭望迢迢的历史时空,我油然喟叹:是真名士自风流,唯真汉子显雄风。

禽兽作恶没有借口。但作恶的贼寇,总能找到借口。倭寇、英夷,他们驾船携炮,破浪汹汹。上溯3500多年,是谁面对从福建南逃而至的倭寇余孽,雷霆出击?是他,驻守红海湾的抗倭名将唐顺宇!提枪背剑,唐顺宇追随南大顺南北战,屡建奇功。海丰金锡都,烽火起六月。是他,破阵杀倭,生擒寇首,大捷空前!可憾将军血洒海疆!满清入关,民族英雄郑成功抗清复明,两度勤王海陆丰。

烽烟漫卷白沙湖,舟师如林,浩荡而至,雄兵如豹吟虎

## 梅贻琦:启沃大师慰此生

大学,应有两种目的,就是研究学术,造就人才;必有两个必备的条件,就是设备与教授。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,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。孟子说:‘所谓故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,有世臣之谓也。’我现在可以仿照说: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,所谓大师,“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,为大家所尊崇的人”。梅贻琦的“大师论”,并非局限于“学问或艺术”,期望还要高出许多。大师,是能够指导学生做人的人。梅贻琦说:“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,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,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。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,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,不偷懒,不虚伪,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。”大师,是通专备具的人。梅贻琦倡导“通识为本,专识为末”的教育理念,强调“社会所需要者,通才为大,而专家次之,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,其结果不为新民,而为扰民”。大师,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。看看清华园里那些青年学者的成长经历,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了:当时的讲师或助教,华罗庚、吴晗、邵循正、许维通、陈梦家、陈省身、沈有鼎,都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俊,成长为荫庇一方的参天大树;当时的莘莘学子,夏鼐、钱伟长、钱三强、林家翘、钱锺书、季羨林、汪曾祺等等,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里,树起一座座科学文化的丰碑。

吸引、养育大师,清华得天独厚。清华园大师云集,才俊辈出。但是,因树果得,却非幸致,实赖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。梅贻琦之子,清华大学教授梅祖彦评价乃父:“父

学术的大师,必是精神的巨人。战乱年代,困厄的环境,精神的伟力常常会创造出人间奇迹。西南联大时期,梅贻琦作为“中国学者的理想化身”,最富有、最可奉献的,也恰恰是精神了。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“刚毅坚卓”的校训精神,引爆了知识精英献身学术、报效国家的绵延不绝的巨大能量,精神之花在春城绽放得那般绚丽。

这是一所怎样的大学!天空,有敌机轮番轰炸;教室,由铁皮和茅草覆盖;生活,饥寒与疾病相随。知识界的悲观情绪,像乌云般弥漫,“南渡自应思往事,北归端恐待来生”——历史上,我民族政权和人民南渡,哪有北返之日?正所谓“时穷节乃见,岁寒梅更香”,梅贻琦以自己的言行,演绎着校训精神,感召着员工和学生:清华正好像漂流在惊涛骇浪中的一条船。虽是长夜漫漫,不久就要天明风定。到那时,我们要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!他清廉自持,与员工共度时艰,他以殚精竭虑的劳作,组织勤工助教,勤工助学,多方筹资,让民族复兴的文化火炬燃烧不息。山城昆明,弦歌高扬,教授学子,“风声雨声读书声,声声入耳;家事国事天下事,事事关心”。西南联大这所特殊的大学,以最简陋的办学条件,办成了世界一流,出了《堆垒素数论》等大批世界第一流的成果,从这里走出了诺贝尔物理学获得者杨振宁、李政道和朱光亚、郭永怀、邓稼先、黄昆、唐敖庆、王瑞骥、王浩等众多的科学文化大师。西南联大这所特殊的大学,也将“自强不息,厚德载物”和“刚毅坚卓”的精神传播于世界,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人,对中国学生,也对我们这个民族刮目相看!



时尚辞典

## 螺式男女

□ 辛然

我有段时间很着迷于《田螺姑娘》这个故事,反复琢磨它的各种意义。这是个反映了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简单诉求的粗暴故事。一个资源匮乏的男性会幻想如何成家,因此塑造了“田螺姑娘”这样的形象,并且想方设法永久占有这一女性,比如打破她的壳,不可否认,直到现代这个社会,还有不少男性依旧把伴侣视为一种资源进行占有,即便他们之间并没有良好的感情基础,也要尽量维持一种关系。

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,女性也开始寻求这样的一种“螺式关系”了,只是与男性相反,并非占有,而是尽量松散——你最好保持你的螺壳,我需要你的时候,你就出现;不需要你的时候,你就钻回螺壳,给我这个启发的首先是我的爸爸。他在三餐时间会准时出现在厨房,而后呼唤大家用餐;大家就位后,他就隐藏功与名,一人跑到地下室研究木工。我们喜欢他出力,他喜欢一个人独处,这简直就是个“田螺老爹”!再比如,如果我们的男性伴侣可以定期出差,每周减少50%的见面时间,两个人会更恩爱。而恩爱让我们的关系更加融洽,可见松散并不是亲密的反义词,经常见面未必真心关注,倒是距离产生美。既然有“田螺女”,那暂且把实现了我们这种愿望的男性叫做“螺男”。“田螺女”是比较被动的,她神出鬼没的家政服务让男

性产生了管控欲,她的田螺壳会被敲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“螺男”则境遇好很多,识趣的女性会允许你有一个独立的空间,只要你分担家务、照顾小孩以及提供一点感情依靠——注意是依靠而不是指导。如果能做到以上几点,相信你的女伴侣,不但不会打破你的壳,还会定期给它打蜡,以便你在对的时间钻进去或者冒出来。

事与愿违,在现实生活中,很多人会给自己偷偷准备一个田螺壳,也就是一个独处的空间。如果伴侣不能天生给予,那就用一些贡献行为去换取,但不少伴侣依旧会打破你的壳,强迫你天天暴露在ta眼皮子底下。几点必须回家,不能跟谁吃饭,过节去谁家甚至定期聊天……人们大都擅长制作粗暴的条款去实现“亲密关系”。到底是要多亲密才能满足呢?可能自己也说不清楚。松散的愉悦的关系,可能更适合每个人。

说到底,这个“螺男”的描绘主体,是一个自私的我,每个人都想寻求一个责任最少,成果最大的松散式亲密关系。在很多关系里,即便感情淡化了,也可以维持关系双方的良好配合。感情令人产生关系,关系若能独立于感情,可能是一个很成熟的进步了。我们最后需要维持的,可能不是感情,而是关系。感情的艰难时期,就需要点“螺式精神”,哪怕双方冷却到各自钻进各自的螺壳里,但也能配合着过日子,也比一地碎壳要好些。

这天下不是节假日,但仍能看到大批的莫斯科市民手捧鲜花来到这里,并非是祭奠他们的家人,而是为了寻找心灵的慰藉,不管生活是否困难,工作是否顺利,心情是否舒畅……似乎只要在这里停留片刻,紧缩的心灵就会得到舒展和复平,平淡无奇的生活又会燃起希望的烛光。

苏联解体后国家拨款急剧减少,新圣女公墓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,某些富翁和新贵趁机提出向公墓捐助巨款,使自己能埋在这里,这种想法遭到俄罗斯人民的强烈反对,绝不允许金钱玷污这块圣地!

## 梅贻琦:启沃大师慰此生

大学,应有两种目的,就是研究学术,造就人才;必有两个必备的条件,就是设备与教授。“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,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。孟子说:‘所谓故国者,非谓有乔木之谓也,有世臣之谓也。’我现在可以仿照说: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
按照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解释,所谓大师,“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造诣,为大家所尊崇的人”。梅贻琦的“大师论”,并非局限于“学问或艺术”,期望还要高出许多。大师,是能够指导学生做人的人。梅贻琦说:“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,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,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。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,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,不偷懒,不虚伪,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。”大师,是通专备具的人。梅贻琦倡导“通识为本,专识为末”的教育理念,强调“社会所需要者,通才为大,而专家次之,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,其结果不为新民,而为扰民”。大师,始能启沃未来之大师。看看清华园里那些青年学者的成长经历,就足以让人惊叹不已了:当时的讲师或助教,华罗庚、吴晗、邵循正、许维通、陈梦家、陈省身、沈有鼎,都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才俊,成长为荫庇一方的参天大树;当时的莘莘学子,夏鼐、钱伟长、钱三强、林家翘、钱锺书、季羨林、汪曾祺等等,后来都在各自的领域里,树起一座座科学文化的丰碑。

吸引、养育大师,清华得天独厚。清华园大师云集,才俊辈出。但是,因树果得,却非幸致,实赖耕耘者心血之所倾注。梅贻琦之子,清华大学教授梅祖彦评价乃父:“父

车临停到路边花五分钟包出来的花束,是适合给老男人们的礼物,它表达是一种深厚的友情。

网友们在今年,喜欢把2018倒过来,常见的说法是,“都8102年,你还如何如何”之类,8102,给人一种时间无多的错觉,我也是在今年,才真正学会了在别人好,也对自己好。看书,看电影,散步,接孩子,盯路边的一草一木发呆,拿手机拍公园小路上慢慢爬行的毛毛虫……

当然,2018年我送给自己最好的礼物,是重新开始写诗。这是一门扔下了20多年的手艺,中间想拾没有拾起来,可能就是因为无聊且时间充足了的缘故,诗情悄悄回到了心里,通过键盘流淌到了屏幕上。

刚开始写时,有些腼腆,不好意思拿出来给人看,后来不小心知道,身边几位常年宅在家里的中年男人,不约而同地都在写诗,有一位不写诗的,但评论起各位的诗头头是道,开口就是“你的诗一直使用第三视角……”于是,几人就以居住地不远的一条河流命名,成立了一个名叫“潮白河诗社”的组织,每晚睡前往群里丢一首诗,早晨醒来有灵感写好之后再丢一首,有时还写同题诗。

写诗改变了我。或者说纠正了我。诗会让人一个人变得开朗,开放,流动起来,变得愿意接触人,接触社会,变得包容,更爱微笑……

像一个诗人那样活着?我知道这么说有点不可思议,但其实践没那么难,一切都只是选择问题,选择在阶层下滑的恐惧下像机器那样重复而单调地活着,还是选择低欲望的简单生活,这需要经过复杂的考虑与计算,但想想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。

2018给我个人的印象,要比往年更快。快不是问题,也不再让我恐慌,反正慢慢当中那些被虚度的时光,更多是浪费在自己手上。我和身边的朋友们,在今年最大的收获是回到文学那里,写自己愿意写的文字,并把这当作光,来照亮自己。

我也确信,这个世界会有更多人,也正在穿过生活的暗潮,突然有一天站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来,这条路也许荒草丛生,但想让人停下来,躺下来,去体会由阳光、花草、尘土等构成的世界的味道。

在新圣女公墓715公顷的土地上,安葬着2.6万多位俄罗斯各个时期的名人,置身于这富有个性和灵性的公墓之中,时空仿佛在这一瞬间穿越了。普希金、果戈里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奥斯特洛夫斯基等文学巨匠,青少年时期阅读他们的巨作并伴随我们成长的印迹历历在目;赫鲁晓夫、叶利钦等政治名人讲述着他们不同凡响,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。面对这一个一个独具魅力的墓碑,就像是与他们面对面,心与心地近距离交流。

曾几何时,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一书,对青少年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他们的墓碑定格在一只手放在书稿上,饱受疾病折磨的身体微微抬起,眼睛凝视着远方。墓碑下面还雕刻着伴随了大半生的军帽和军刀。只有在此时,我才深刻地领悟到“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,不因虚度年华而悔

恨,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……”的真正含义。小说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》更是家喻户晓,看到她昂首挺立,大义凛然,仰望乌云密布的天空,短裙和衣襟在风中飘扬的墓碑,让每一个造访者都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震撼。卓娅墓的对面是他弟弟舒拉的墓地,养育他们的母亲也静静安卧在舒拉的身旁,英雄的家庭在天堂终于得以重逢。肖斯塔科维奇的墓碑看起来有些普通,但却埋葬着一个不死的灵魂,他把生命融入了自己的乐曲并得到了永生,他的《列宁格勒交响曲》是圣彼得堡900天保卫战的真实写照,更是卫国战争的冲锋号角,演奏出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与气魄。二战期间用声音杀敌的著名播音员尤利娅鲍利索维奇列维尼之墓,我们曾经乘坐过的图-154飞机设计者图波列夫之墓,莫斯科保卫战三英雄杰多瓦托尔少将、飞行员塔拉里欣中尉、潘菲洛夫少将之墓……这些英雄的名字不断重复

读史札记

□ 傅绍万

呼唤大师的舆论,声声过耳。大师,代表一个时代科学文化发展的高度;大师,体现一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水准。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梅贻琦的“大师论”,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教育箴言。虽然他本人没有被称为大师,但是,他却引来了众多的大师,并为后世培育了众多大师。他被称为清华“终身校长”,他掌舵清华、主持西南联大期间,把我国的文化教育水准提升到一个令世界瞩目的高度。

梅贻琦深受传统文化熏陶,又远涉重洋,接受过欧美传统的浸润。“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华文化之渊源,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巅峰”,后人的赞誉,洞达其灵魂深处。梅贻琦毕业于南开学堂,以第六名的成绩考取清华首批庚款留美生,学成回国后,服务清华长达47年。因其深厚的传统底蕴,深知大师对于大学的价值;因其高远的世界眼光,深知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的渊源和承继。中国古代,诸子百家,学派纵横,无不靠一二大师开山立祖,而由杰出者弘扬光大。近代清华初创时期,其国学院采用书院导师制和西方课题制相结合的方式,王国维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赵元任四大导师联袂登台,如高高耸立的四座文化高峰。名师出高徒。从国学院走出去的68人,大家、名家就有姚明达、吴其昌、吴金鼎、陆侃如、谢国桢、王力、高亨等二十余人。梅贻琦凭借对历史与现实的独到把握,入主清华的首次演讲,便以特有的自信,对大学教育的真谛和大师成长规律作出深刻揭示。他提出,办

## 2018年的礼物

□ 韩浩月

前几天,看到高晓松的一篇采访,标题是《49岁高晓松:此刻,我最想睡一个晴朗的觉》,对于这个说法,高晓松的解释是,“若你此刻问我,在想什么?最想在哪里,我会答:最想16岁时北京四中的宿舍里,初恋还没开始,睡一个晴朗的觉。”

人近50,高晓松这次仿佛真的放松下来了,“他说,他只是来玩一会儿的,反正玩一会儿几天就走了,就该回家了。”记者如此描述他的状态,真好,说来,我们这帮70后,都是奔着50的年龄去了,能像一个小孩子那样,在天黑之前回家,是多么轻松的心态。

我晓得高晓松送给了自己一个礼物,这个礼物的名义叫“轻”。不是减肥去油腻之后身体的“轻”,而是灵魂与生活真正实现吻合之后,舍弃内忧外患回归纯真的心灵之“轻”。有谁不愿意在16岁的早晨醒来,无忧无虑地一跃而起,跳进生活的大河畅游?

高晓松的朋友老狼,前段时间在微信上很活跃,这个被年轻人遗忘了的歌手,和一帮朋友在一间简陋的饭馆里吃饭,兴之所至,朋友们弹奏起了乐器,老狼手持手机拍摄并演唱了一首他的老歌《美人》……那种动心,年轻人会懂吗?曾经年轻的70后会懂。

老狼和他的朋友们,在餐馆里玩音乐,像一群孩子一样,没有媒体偷拍,没有粉丝尖叫,视频发到微博上,甚至也没有多少转载……流量时代的一切浮躁与虚假,都与他无关,老狼也把那份名字叫“轻”的礼物送给了自己。

说到礼物,今年我得到来自一位朋友的评价,“没想到你还挺会给人选择礼物的”。

送礼物有什么难的?除了送给女人与孩子的礼物,给朋友中的老男人也送了几次礼物,一份是一个宝丽来相机——没错,就是女孩子们喜欢的那种一次成像相机,只不过颜色选了黑色而不是粉色,朋友很喜欢,和他的女儿拍了很多卖萌的照片。

一份是“大礼”,一个来自日本的沉重的工艺铁壶,日常可以烧水喝的那种,据说铁壶烧出的水可以比100度高出两度,适合煮泡普洱茶,我把这个很“养生”的信息告诉朋友时,他眼睛一亮,说这个好,可以把家里的电热水壶扔了。

一份是一束生日鲜花。男人之间不能送鲜花吗,完全可以,看到收到这束鲜花的老大哥开心地拉着人拍照,我知道这个把

□ 田建民

走进莫斯科新圣女公墓,立马颠覆了我对墓地的印象,这里绝非阴森萧瑟、凄楚空旷,墓碑也非整齐划一,局促拥挤,整个墓园绿树掩映,鲜花遍地。斑驳的阳光洒在地面上,给寂静的园林染上了一层融融的暖意。宽敞的道路将墓区划分得井井有条。一座挨着一座,一排接着一排的墓碑,个性鲜明,色彩斑斓,造型各异,在一束束鲜花的衬托下,展示出独特的魅力。

新圣女公墓坐落在莫斯科河畔,似因与著名的新圣女修道院毗邻而得名。在16世纪时,这里只是一块埋葬修士的普通墓地,由于环境优美和地理位置隐蔽,到了19世纪这里渐渐成为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各界名流的最后归宿。且莫斯科新圣女公墓与维也纳中央公墓、巴黎贝尔·拉雪兹神父公墓并称为欧洲三大公墓。

## 走进心灵驿站

纸上博客